



华夏大众文学丛书
HUAXIADAZHONGWENXUECONGSHU

刘秉荣 著

杨三姐告状

华夏出版社

杨三姐告状

刘秉荣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*11印张 233千字 插页2

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800册

ISBN7—80053—180—5/I·062

书号: 10484·062 定价: 2.30元

中法大学校友会华夏大众文学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顾问 崔乃夫 曹靖华 聂真

编辑委员 (以下按姓氏笔划顺序)

马 节 王振基 陈 彤 许宝骥

吴祖光 邵燕祥 罗大冈 杨 盈

苗培时 栗培良 颜一烟

执行编委 苗培时

执行编辑 杨广宇

责任编辑: 鞠 盛

封面设计: 刘家峰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通俗纪实小说。记述的是民国初年发生在河北滦县的一桩命案。

民女杨二娥被其夫高占英杀害后，其妹杨三娥随母前去吊孝，发现其姐死得不明，便与高家打开了官司。官司打得异常艰难。最后，杨三娥在社会各界人士正义的支持之下，凭着机智勇敢，舍死忘生，终于将官司打赢，高占英被处决。

杨三姐告状为民初奇案之一，当时即经名艺人成兆才编成评剧演出，近又搬上银幕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。这部小说除保留评剧和电影的全部精采情节外，更加精雕细琢，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杨三姐告状的全部经过。

小说文字通俗流畅，故事性很强，人物个性鲜明，对冀东风土人情描写尤为细致，显示出独特的地方色彩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论后事张茂林修书 讲前情高贵章入股…(1)
- 第 二 回 急忙忙刘氏寻仁兄 笑咪咪贵章送弟妹…(13)
- 第 三 回 老掌柜昧改“双盛和” 少公子痴心
“桂升班” ……………(24)
- 第 四 回 六公子调情金玉女 五少爷闲逛
“销金窟” ……………(36)
- 第 五 回 编瞎话哄骗老掌柜 说甜言乐煞大唠叨…(48)
- 第 六 回 连升店穷友议亲家 莲台寺阔少追花枝…(63)
- 第 七 回 见恩爱裴氏起醋意 知不良三娥面目沉…(76)
- 第 八 回 叔嫂调情人伦胡乱 贤妻劝夫言切情深…(87)
- 第 九 回 眼含泪贤良诉怨恨 心慌乱家主得真情…(100)
- 第 十 回 高拐子借钱献毒计 冯来顺出恭惊破心…(115)
- 第十一回 假模真样少爷“送纸” 装腔作势
二叔当家……………(127)
- 第十二回 悲切切杨母思爱女 假惺惺丈夫哭
发妻……………(139)
- 第十三回 杨三娥思姐生疑心 高占英怀旧掩
耳目……………(151)
- 第十四回 绳家庄小妹说大姐 三义店义父助
义女……………(164)

- 第十五回 周律师仗义写状纸 杨三娥一告
高占英.....(174)
- 第十六回 栓柱子送信乐亭县 王瑞昌报“丧”
高狗庄.....(186)
- 第十七回 “全盛和”拐子鼓唇舌 “永源栈”
经理耍哼哈.....(200)
- 第十八回 石德石夜会李巡长 杨三娥二告高
占英.....(211)
- 第十九回 城隍庙老道说因果 甸子庄乡亲愤
不平.....(223)
- 第二十回 杨三娥三告高占英 “吃不饱”应
允高贵禄.....(234)
- 第二十一回 高贵合挺胸做干证 牛帮审无奈升
大堂.....(246)
- 第二十二回 石德石三义店说情 牛帮审大堂上
乱判.....(257)
- 第二十三回 东来顺义愤“警世社” 王瞎子算
命甸子庄.....(269)
- 第二十四回 刘财东热心助穷困 守门官冷面耍
贫寒.....(283)
- 第二十五回 徐维汉仗义写呈状 杨以德细心问
案情.....(295)
- 第二十六回 杨以德微服访命案 冯来顺地头诉
根由.....(305)
- 第二十七回 牛帮审抓耳心头颤 高掌柜挠腮胆
发惊.....(315)

- 第二十八回 杨厅长明镜坐大堂 高贵禄暗里施
手脚.....(324)
- 第二十九回 众秀才跪求杨厅长 刚强女怒斥高
占英.....(335)
- 第三十回 天理昭彰死走逃亡 众口皆碑民女
流芳.....(343)

论后事张茂林修书

第一回 讲前情高贵章入股

劝君莫做亏心事 天网恢恢天自知
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

话说河北省的东面，有个宝坻县，这宝坻县境，乃是九河下梢，为十年九涝之地。因此，这县内的百姓，大都靠打鱼捉蟹、耍手艺为生。至今，在冀东和东北三省，还都知道宝坻县出剃头的、修脚的、开豆腐房的、卖五香面的、做小生意的。

今儿这个故事，就要从宝坻县说起。在宝坻县境内，有个张老庄。在张老庄的村头，有户人家。对面三间的瓦房，前后三层。房子虽不是磨砖对缝，却也是青砖到底。室内的家俱摆设，也还齐全。在这个宅院内，住着四口人，家主张茂林，妻子刘氏，还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叫顺来，女儿叫顺喜。这一年，也就是民国八年，按公历算是一九一九年，张茂林五十一岁，刘氏三十一岁，顺来十三岁，顺喜十五岁。张茂林是老年得子，所以儿女的年纪也都尚小。

这张茂林原本在唐山开了个双盛和瓷器店，只因为了那“黄白”之物，积劳成顽疾，只得回家养病。这一日，中午时分，室外风和日丽，张茂林挣扎着坐起，打着精神对刘氏说：“顺来他娘，今儿天气好，你扶我到外边坐坐。”

刘氏听见丈夫呼唤，赶忙过来，说：“他爹，你是久病

之人，不怕外边见风么？”

张茂林抬手慢慢地摆了一下说：“孩他娘，我整日病卧房中，真真闷杀我也，出外见见天日，我也畅快畅快。”

刘氏见说，忙为丈夫把衣服穿好，又把椅子搬到院中，而后，扶着张茂林，走出了房门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这张茂林得的是甚病？老百姓呼之为气臌水肿，用今天医学上的术语，就是肝硬化，且已到了晚期。俗话说：干、癆、气、臌、隔，阎王爷请的客。肝硬化若到了晚期，还能好得了吗？

闲话少说。且说张茂林坐在了椅子之上，望着院中的绿草红花，爱妻娇子，想到自己已病入膏肓，只怕早晚将离人世，不觉紧锁双眉，流下了两行热泪。刘氏看到丈夫流泪，知道丈夫又为病而难过，便在一旁劝道：“孩他爹哇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能无病无灾？人生一世，谁没个三灾八难？有病慢慢地调理，耐着性儿多养几天就是了。”

张茂林听了，把头慢慢地一摇说：“唉，我的病我自己知道，怕是治不好了。”

刘氏说：“你且宽心，昨儿村头三姥姥讲，她娘家村里有个尹老先生，专治疑难杂症，今儿下午，我请隔壁的三叔套辆车，把老先生接来。”

张茂林又把手慢慢一摆，说：“我看不必再费这事儿了。古语说，治好病，治不好命。我二十岁那年，批算过流年，算到我今年运走‘死木绝胎’，看来这关是闯不过去了。说不定魂儿已经走了。”

刘氏听丈夫这么一说，心中很是难过，嘴里却依然劝道：“他爹，前天晚上，为妻不是已到西大寺里许了愿么？

愿佛爷保佑我夫早日安康。今儿晚上，为妻打算叫顺来儿抱着烟筒为你叫魂。”

张茂林叹了口气说：“贤妻呀，拙夫这病十分沉重，看来一分指望也无有了，莫说名医，便是神仙的灵丹妙药，怕也难治愈了，来来来，你也坐下，为夫有几句话要对你讲。”

刘氏听张茂林这么一说，赶紧搬来了凳子，坐在了张茂林身边，张茂林眼望着妻子，又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贤妻，这几日我神情恍惚，睡梦之中，常见那些死去之人，怕是不久于人世。”刘氏刚要开言，张茂林又把手一抬，继续说道：“细想我这多半生，也实在不容易，咱们张家世代贫寒，张老庄且又是十年九涝之地。我十岁那年，家乡发大水，生活无着，一家人逃荒到了唐山，顺来的爷奶不幸染病身亡，我那时才十二岁，孤苦伶仃的一人，只好靠拣破烂生活，到了夜晚，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宿，便睡在烤白薯的灶膛边儿，身上披了个麻袋片儿。后来，我拣破烂拣到了一枚金戒指，卖了些钱，买了个拱车子，做起了收破铜烂铁，锡灯蜡秆儿的买卖。从一些财主家的败家子儿手中，收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我把这些东西卖了，凑了点本钱，在唐山粮食街租了个门面，开了个双盛和瓷器店。经过为夫的苦心经营，一来二去的，这双盛和本钱越来越大，买卖越发兴隆，双盛和门面，也由一个门脸儿扩成了三个门脸。虽不能日进斗金，每日却也有数十元的进项。没想到为夫是穷命汉，命薄福浅，难以享受这好日子。竟然得了顽疾，如今诊脉不灵，服药不佳，眼看不久于人世。为夫一死，所牵挂的，就是你们母女三人，好在为夫给你们留下了钱财，这许多钱财，是够你们一世之用。昨儿晚上，为夫挣扎着修书一封。待为夫死

后，你带着儿女，拿着为夫这封书信，到唐山粮食街双盛和瓷器店，找到高贵章，将信与他，那高贵章会按为夫信中所写去办。”

张茂林说着，从怀中把信拿了出来，对刘氏说：“妻呀，你再往前坐坐，待拙夫将信念与你听。”

刘氏闻言，又把椅子向前挪了挪，张茂林念道：

“贵章兄如面：

弟于年之初回乡养病，孰料病势日渐沉重，绝无转机，恐不久将残灯就熄。古语云：生死由命，弟与世辞，此为命也，不可相抗。所挂心者，唯绿鬟之妻，弱女幼子，幸弟于人世之际，创下双盛和铺面，使汝弟妹子女三人，生计有倚，然汝弟妹子女，皆妇孺之辈，卖买一事，无力掌管，如此，双顺和所有资产，除兄所属外，依帐本尽付汝弟妹。此弟之托也。”

张茂林念到此处时，那刘氏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，张茂林见妻子伤心的样儿，也不免滴下了泪水。列位看官，这重病之人，最怕激动，张茂林这么一激动，一口痰上不来，堵在了喉咙之中，顿时上下气不通，直憋得张茂林满脸青紫。刘氏见了，吓得脸儿都变了，又是捶背，又是捏人中，好一会儿，张茂林才缓过了这口气，刘氏忙端了碗热水，张茂林喝了口水，刘氏说：“孩他爹，你不要讲了，还是安心养病吧。”

张茂林稳了稳神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孩他娘，这些话，我不能不讲啊。”他望了望刘氏，又说，“我死之后，你们娘仨雇辆大车，到芦台镇，打那儿上火车，一个时辰就到唐山，出了火车站，坐胶皮到粮食街，双盛和就在粮食街的把梢

儿，谁都知道。”

刘氏眼含热泪说：“他爹，我与高贵章没见过面，他能认我们吗？”

张茂林说：“你拿着我这信，只管大胆前去，高仁兄是君子，我们相处甚厚。再有，我当年对他恩重如山，他看了我这信后，待你们绝不会有半点儿差池。”

刘氏忙问道：“他爹，不知你有何恩于高仁兄，对为妻说明，为妻心中也好有底儿。”

张茂林点了下头，又喝了口水，接着，便说了一番言语。列位看官，那张茂林有何恩于高贵章呢？书到这里，不得不仔细交待一番。

前边说过，张茂林父母，因家乡连年水患，无法生活，一家人逃荒到了唐山市。这唐山市，也为京东一繁华去处，位于丰润、滦县两县交界处，这地方有座小山，相传唐李嗣源曾屯兵于此，立石城二百余丈，至今，其址尚在。到后唐时，有位将军姓姜名兴，因为斩蛟有功，死后葬在这里，后人建庙祠之。这山自此便以唐为名，呼做唐山。到了明朝永乐二年，山西、山东、浙江等省许多移民来到了此地，大多以务农、采石、制陶为主。开始编屯建社，村落渐多。到了清朝末年，洋务派兴办洋务，唐山逐渐地发展起来。后来，开平矿务局、启新洋灰公司、华新纱厂等大企业、大商号、学校等相继建立起来，那广东、山东、直隶等省人都陆续来唐山开矿、做工、经商。这么着，唐山的厂矿、商店、村落便连成了一片。京山铁路修通之后，唐山的工商业便更加繁荣，人口日渐繁衍。那乡间的许多无法生计的穷人，便都到了这座城市之内。张茂林的老父亲使用拱车子推着张茂林和

他妈，进了唐山市。在一家小店里住了下来。张茂林的爹叫张百禄，会剃头的手艺，每日里挟着剃头用具包儿，走街串巷地为人剃头，一天忙到晚，挣下三五个大铜子儿。那时节，钱还挺实的，一个大铜子儿便能买三斤洋白面，这么着，三口人便在唐山落了脚。日子倒也过得去。没成想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唐山市流行时疫，张百禄两口都染上了，才几天工夫，都咽了气。这两口子一死，可把个张茂林坑苦了。张茂林那年才十二岁，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可他岁数也实在太小了。爹妈死了，尸首停在炕上，家中的物件儿，里里外外不值几个大子儿。张茂林无法安葬父母，便到了街头，跪讨了两领席，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，用这两领席把爹妈卷进了乱葬岗子。打这儿之后，张茂林便成了孤儿。他不会手艺，只得到街头流浪，在垃圾堆里拣破烂儿，好歹的使肚皮没饿着。到了天晚，夏天还好说，找个地方，将就着睡；到了冬天，只好披着麻袋片儿，蹲在了烤白薯的灶膛口过夜。就这么着，张茂林长到了十七岁，有一天，在状元街后街的一家财主的垃圾桶中，张茂林拣到了一枚金戒指。这戒指镶有翡翠宝石。张茂林把这宝石戒指卖了，加上原来积攒的一点钱，买了个拱车子，又买了两个柳条筐，干起了收买破烂的生意。都收什么呢？破铜烂铁、锡灯蜡钎、旧书废纸、布头绳头……一句话，凡是破烂都收。

在唐山市内，有个地方叫小山。说是小山，其实并不是山，而是一片空旷的土丘，其状似小山，因而得名。唐山修起了铁路之后，小山位于车站的要道，小山便繁华起来，开始有人摆摊卖吃食；以后，便出现了算命的、相面的、卖药的、卖艺的、修鞋的、剃头的、变戏法儿的、拉洋片的、说大鼓

的、唱蹦蹦戏的等等，五行八作，几乎全有。开始，这些人都是露天摆摊，早出晚归；后来，有些人便搭起了简易的房子。这时候，一些有钱的人见这里有利可图，便兴土木，设栈房，代客办理买卖、存储，转运货物。当时有名的为隆义客栈、永德粮栈、永利粮栈等等。

这张茂林每日将收买来的破烂，归归类，便拿到小山卖给栈房。这样，干一天除去吃喝，还能剩下个块儿八毛的。积攒了几年，他手中也存有大洋二百多块。手里有了钱，便思谋着开个大点儿的买卖。在距唐山几十里远的地方，有个叫胥各庄的镇子。这镇子早年又叫河头。镇子上也挺热闹，有九桥十八庙。镇子东边，有座庙叫东大寺。寺内有个老和尚叫意祥。意祥有些手艺，专门刻些灶王爷、火神爷、门神、经盘、亡书及香蜡纸马卖。这些东西，本钱不大，利钱不少。比如，一张白纸可以印好多张灶王爷，而卖掉一张灶王爷就够了本儿。有一天，意祥和尚到唐山化缘，不幸病倒在街头，刚好张茂林推着拱车子从此处路过。他见病的是个和尚，便起了善心，把老和尚抱到拱车上，送到了医院，还花了几十块钱，为老和尚治好了病。老和尚自是感激张茂林。一打问，知道张茂林是个穷人，又见张茂林为人正直，便把自己刻制的各种佛爷像的木板，送给了张茂林；又告诉他如何调色，如何印刷。张茂林是聪明之人，一点便会。之后，便在粮食街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，卖起了香蜡纸马。一来二去的，张茂林又攒了些钱，便在老家张老庄买了房子，置了些地，娶了妻室。这时候，张茂林也快四十了，他本打算回家务农，没想到一连三年，年年大水围门，庄稼无收，张茂林便同妻子商量，说家乡十年九涝，靠种庄稼日子

不好过，还打算到唐山，挣些钱来养家糊口。刘氏虽说舍不得离开丈夫，可眼看着大水围门，只好答应丈夫去了。这么着，张茂林二到唐山，凭着手中一点积蓄，在粮食街又租了个小门市房，开起了一家瓷器店。

原来这唐山陶器甚为有名，素有北方瓷都之称。唐山又为甚会成为瓷都呢？这里简单的交待几句。在明朝永乐年间，时北方人烟稀少，地广不治，为充实边防，便有移民之举。由山东枣庄和山西汾州府介休县等处移来不少居民。从介休来的移民中，有范、田两家，都会制缸的技术。他们到了唐山后，见这地方有大量的陶土可以制缸，而当地又出产煤，便在耕作之余，烧砖建窑，烧制盆缸。以后，世代相传，到了嘉靖年间，便已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了。这时，烧砖建窑、制陶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，出现了许多陶瓷作坊。最大的作坊为陶成局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入侵中国，一方面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，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唐山的陶瓷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出现了“义盛”、“峻成局”、“祥泰成”、“宝川德”、“集成”、“桐昌顺”、“同兴”、“正大”、“公顺合”等瓷厂。唐山陶瓷初只生产缸、盆、碗等粗器。清光绪年间，才创制红釉饭碗，品种计有三工、四工，改良三、四工碗，统称为粗碗。以后，有工匠从江西景德镇学来了“白釉”手艺，品种才逐渐扩展到各式瓶、罐、帽筒、油盒、皂盒等大小日用装饰品，约二十余种，曾经畅销一时。

闲话少说，这张茂林二返唐山后，他见陶瓷的买卖不错，正巧同庄的一个表老爷在新明窑业厂里当管事儿，经这

袁老爷帮忙，张茂林便在粮食街开办了一个“双盛和”瓷器店，初时经营乡下人用的大缸、碗盆。张茂林为人和顺，做买卖不辞辛苦，行情也摸得准，慢慢地就扩大了两个门面，生意做得也挺红火。

有这么一天，从节令上说到了小寒。这天，天特别冷，还下着小清雪儿。张茂林这人有个习惯，不管什么天气，都老早就打开店门。张茂林开了店门之后，天还黑古隆冬的，他拿扫帚就要扫雪，一弯腰，见门前倒着一个人，和死人差不多。可把个张茂林吓得魂儿都没了。为甚？在过去年月，常有一些人，为了报仇，在仇人家门口喝毒药而死，使这家打一场人命官司，最后搞得倾家荡产。张茂林稳了下神儿，细想自家也没有仇人，他忙到那倒地人面前，见倒地这人有四十五六，面黄肌瘦，身上穿的破衣烂衫。张茂林心中明白，知道这是个贫寒人，定是腹中无食或患病，抵不住天寒，倒在了这里。他自己是穷人出身，深知穷人的难处。当下，他把手放在了这人的鼻孔上，见这人鼻孔尚有一丝热气，恰好对门“天义斋”点心铺的伙计出来扫地，张茂林就招呼这伙计帮忙，把这人抬到瓷器店内。随后，烧好了姜汤，张茂林手拿小勺儿，一点一点地把姜汤给这人喂下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慢慢地睁开了眼，看见自己躺在了屋中，又见张茂林守在身旁，不觉两行热泪，滚滚而下，对张茂林喊了声“恩人！”接着，颤微微地站起，要行大礼。张茂林一见，忙扶这人坐下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刚刚醒来，却不可乱动，好好地歇一歇，静静心，内心的寒气也就散了。”

那人见张茂林这么一讲，感激地连连拱手说：“你老救命大德，我永世不忘。”

张茂林说：“大哥这话就说过了，人生在世，谁没个为难转磨的时候？你只管静心坐着，一会儿吃了早饭，我请个先生给你瞧瞧病。”

这么着，张茂林招待这穷人吃了早饭，随后，请来了达仁堂坐堂的赵老先生。赵老先生诊了诊脉，回说无妨，只是饥寒交迫，体力不支才病倒的。当下，开了几剂药方。张茂林把药抓好，又亲自煎好，那人喝了三剂，便恢复了元气。这日，张茂林又招待他吃了午饭，饭毕，那人扑通跪倒在地，望着张茂林，倒头便拜。张茂林急忙将这入扶起，连声说道：“大哥切不可这样，想我张茂林，也是穷人出身，尽知穷人之苦。只是不知老兄因何落到此等地步？”

那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恩公，提起来，真真羞煞人也。”说完，便把自己身世讲了一番。

原来，这人姓高，名贵章，京东滦县高狗儿庄人。娶妻王氏，王氏为他生了六个儿子，长子占鳌、次子占熊、三子占龙，四子占勋、五子占奎、六子占英。高家世代贫寒。到了高贵章这一辈儿，就更穷啦，高贵章中年之时，那王氏又染病在身，整日躺在炕上，哼唧不止，真是：

屋漏偏遇连阴雨，破船又遇顶头风。

高家没有地，一家八口人要吃饭，高贵章无奈，便挑着“八股绳”，做起了小买卖。卖甚呢？卖虾米小鱼儿。原来那滦县紧靠渤海边儿，出鱼虾。高贵章便靠着卖小鱼为生。后来到了唐山，继续挑八股绳、卖泥人、毛头片儿，都是哄小孩的玩艺儿。好歹地攒了些钱，正打算回家买上几亩地，没想到住店的时候，那钱竟被贼偷去了。大早起来去巡警局报